

如病家贫苦，姑从生津着意。

生石膏五钱	知母三钱	生甘草二钱
天花粉一两	北沙参一两	元参三钱
粳米一撮(先煎)		

拙巢注：此证当两次下后，脉仍洪大，舌干不润，竟以津液枯竭而死，可悲也。

姜佐景按：张氏又曰：“愚用白虎加人参汤，或以玄参代知母(产后寒温证用之)，或以芍药代知母(寒温兼下利者用之)，或以生地黄代知母(寒温兼阴虚者用之)，或于原方中加生地黄、玄参、花粉诸药，以滋阴生津，加鲜茅根、鲜芦根、生麦芽诸药，以宣通气化。凡人外感之热炽盛，真阴反复亏损，此乃极危险之症。此时若但用生地、玄参、沙参诸药以滋阴，不能奏效，即将此等药加于白虎汤中，亦不能奏效。唯石膏与人参并用，独能于邪热炽盛之时立复真阴，此仲师制方之妙实有挽回造化之权也。”观本案以病家贫苦，无力用人参，卒致不起，可证张氏之言为不虚。

津竭而反当下之证，固不可冒然用大承气，除张氏之白虎承气汤法外，尚有麻子仁丸法，唯麻仁如不重用，依然无效。又有猪胆汁导法，取其苦寒软坚，自下及上，亦每有效。若节庵陶氏黄龙汤法，即大承气汤加人参、地黄当时，正邪兼顾，屡建奇功。降至承气养营汤，即小承气汤加知母、当归、芍药、地黄，效相仿佛。又闻有名医仿白虎加人参之例，独加人参一味于大承气汤中，预防其下后之脱，亦是妙策。至吴鞠通之增液承气汤，其功原在承气，而不在增液。若其单独增液汤仅可作病后调理之方，决不可倚为病时主要之剂。故《温病条辨·中焦篇》十一条增液汤主之句下，复曰“服增液汤已，周十二时观之，若大便不下者，合调胃承气汤微和之。盖彼亦知通幽荡积，非增液汤所能也”。

【按】二次大下，热势渐平，病势已去，但正气将尽，虽然津液枯竭，但阳气必衰，祝味菊说：“伤寒极期，强心重于增液，以增液之可缓，而心阳之不容或衰。”家贫无力用人参，可否用附子。供